

Li Si Te He

Cha Hua Nii

李斯特
和
茶花女



弗兰西斯·维因瓦 著

东方出版中心



李斯特 和 茶花女



弗兰西斯·维因瓦 著

李元坚 译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FRANZ LISZT UND DIE KAMELIENDAME

Frances Winwar

© Copyright 1956 by Diana Verlag Zürich

李斯特和茶花女

李元坚 译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6)

印张: 7.75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 178千字 插页2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 199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印数: 1—6,000

ISBN 7-80627-293-3/K·17

定价: 12.00元

目 录

1	第一章	伟 人
12	第二章	蓝色的双座马车
25	第三章	在赛马总会里
34	第四章	李斯特先生的花
43	第五章	爱情与魔力
56	第六章	夜半幻想曲
66	第七章	一件皇帝的礼物
76	第八章	埃勒米尔夫人
86	第九章	爱的主题
96	第十章	愉快的心灵
106	第十一章	大麻梦
119	第十二章	病魔的威胁
130	第十三章	归 来
140	第十四章	仁爱与爱情
151	第十五章	朱利和阿尔丰西娜
160	第十六章	新 年
173	第十七章	国王在呼唤
183	第十八章	派赴伦敦

192	第十九章	秘密结婚
206	第二十章	爱情与良知
218	第二十一章	疗养地的一个死者
230	第二十二章	协奏曲
243	后记	

第一章 伟人

这位伟人为自己在人群中开出一条道路，像游泳者逆流而上，朝着他的旅行专车走去。秋风吹拂着他那淡褐色的长发，仿佛也被这著名的侧影吸引了。正是这侧影，此刻在好些妇女的胸中激起了许多不怎么合法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就像在她们的丈夫心中所燃起的妒忌一样强烈。然而，大家都向他欢呼，妇女们发出尖锐如笛的声音，与她们丈夫的不变的男低音形成明显的对照，形成不协调的和声。

这种欢呼声比任何他所能听到的其他声音——也许除了一位对他说过“我爱你”的公主的声音和经过他那魔术师般的双手发出的乐声之外——都更加深入到这位伟人的心灵之中。他仔细地戴上棕色的小牛皮手套，十分小心地放在胸前。在德国的巡回演奏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向上一跃，越过两级踏板，跳上了马车。踏板随即被收起，镀金的车门被关上。这时象牙般的侧面头像恰好出现在闪闪发光的车窗框格当中。人群中又爆发了一次最后的告别呼声。六匹白马抖动着马鬣，嘶鸣起来。是呀，柏林——这爱挑剔的城市是属于他的——已经为他的艺术魅力所倾倒。

在清晨的阳光中，车子转动了。马挽具上的小铃铛欢乐地响着。30辆各自由四匹马拉着的车子跟在后面，其中有的是身着制服的学生随行，他们唱着歌。在一座王宫的窗户上可以看到一位普鲁士国王向前弯下身子，望着这壮观的场面，直至浩浩荡荡的车队在远处消逝。他，作为一个国王，还从来没有这样的力量，能激起这么大的热情。是呀，时代变了！

弗兰茨·李斯特绝没有料到，他居然会惊动一位国王，而且在国王的心中引发这样的感慨。忽然他觉得疲倦了，身子往后靠去，闭上了眼睛。他的面部瘦削苍白，似乎是禁欲主义者的模样，而容貌却显示出具有超凡脱俗精神的美。那高高的、具有刚毅线条的额头，配以突出而柔和的鼻子控制着脸部。嘴巴尽管双唇紧闭，但却给人以丰满的感觉。构成面部轮廓的下巴上，在紧挨着下唇的地方有一个深深的酒窝，似乎是塑造者在此留下的一个拇指印，为的是要赋予这张面孔以近乎女性的妩媚。然而他一睁开眼睛，一切都两样了，全身充满了活力。一下子，人们见到的是乔尔乔涅^①的极有诱惑力的青年时代，具有一付先知的眼睛和一对潘神^②的嘴唇。

不论在什么地方，甚至在小村落里，只要有这位伟大的音乐家旅行经过的消息，人们就会蜂拥到街道两旁，至少要看上他一眼。这时，李斯特便让车子停下，在短短的几分钟狂热的时间里，他那高高的、弯曲自如的身体便向大家深深地鞠躬，两手交叉在胸前，低着头。在某个地方，有位市长带来了月桂花环，让一个金发女郎把它戴到这位艺术家的头上。在另外的一个地方，则有年轻的姑娘们组成的歌咏队，为他演唱了照他的钢琴曲

① 乔尔乔涅(Giorgione, 约 1477 ~ 1510), 意大利画家。

② 潘(Pan), 希腊神话中主宰森林、畜牧的神。

谱写成的歌。在第一次换马时，工人们组织了代表团，胸前挂上红色的宽带子，举着旗子向他致意致欢迎词，并递上盖有茶碟那么大印记的、在羊皮纸上写着的献词。他们没有忘记，在李斯特上次来德国期间，曾经为罢工者的家庭举办演奏会。李斯特深深为之感动，头一次当众发了言。

“我感谢你们，我亲爱的朋友们，”他说，“你们告诉了我，你们停止工作的行动已经颇见成效。这很好。我不仅为你们感到高兴，同时也为我能和你们一样，为消除不公正作出贡献而感到高兴。”

这些话，虽然比较平常，却充满深情，尤其是出于一位年轻贵族之口，就更具有独特的影响力。这真诚的言词如此明显地带有共和派的色彩，对于普鲁士国王来说，只能增加他对时代发生变化的担心。

代表团向他热烈欢呼。男人们甚至拥到车前，给自己绷上绳子，坚持为李斯特拽着车子向前走了半英里路，而让马儿在后面跟着，为它们意想不到的自由轻松而高兴。

当随行的学生们与李斯特在旅馆门前告别时，天色已晚。李斯特的朋友兼秘书已经从法国赶来，在旅馆里等候他了。从阳台上，李斯特向欢乐的人群挥手，直到学生们的歌声消失，昏黄的车灯在逐渐灰暗的天色中发出红色。

当李斯特回到房间时，马塞尔·阿尔诺已经把信件整理好，摆到了桌上。除了两封在淡紫色的纸上带有纹章的白封印的信以外，其余的都打开了。

“啊，信！”李斯特叹息道，“多大的福气啊，马塞尔，只收信，不必回信！”

“不过，我可就失业了，”马塞尔抬起他那花白了的、像是起长音符作用的眉毛微笑着说，“谁会聘马塞尔·阿尔诺，我这个前

击剑冠军、前文学匠、前冒险家和前艺术爱好者呢？”

“无论如何，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坐在同一条大战船上”。^①李斯特拿起淡紫色的信，“有时候我想，是不是这纹章使玛丽回去的。”他的手指很快掠过漂亮的封印，“巴黎还在谈论这不简单的和解吗？”

“这您知道，在巴黎没有任何事情能使人们的兴趣超过三天时间，”马塞尔回答道，“但是我得承认，人们觉得达古尔伯爵原谅回去的妻子是宽宏大量的，尽管他不愿意再和她共同生活了。可是，这样她就拥有在漂亮的香榭丽舍林荫大道旁那吸引人的、玫瑰红的房子、一个沙龙和她的自由。当然，赛马总会对海伦娜离开美丽的巴黎开了些玩笑，但用的是另一个原因来解释。”

“是因为我们的分手吗？”

“人家说，达古尔伯爵夫人对您所爱的另一个女人非常妒忌，尤其是当洛拉·蒙蒂兹重新上舞台的时候。当然，全是责备您。男人可以哄骗他的妻子，但是不能对他所爱的人不忠实——不能，这是不可原谅的！”

“多么无聊！事情的前后全是胡闹！”李斯特喊道，“我从来也没爱上洛拉·蒙蒂兹。在她身上我爱的是拜伦，是神圣的拜伦——”

“赛马总会会怎么解释这件事？”马塞尔插话。

李斯特没理睬这个刺痛人心的问题。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睛似乎向内心望去。当他继续往下说时，沙哑的嗓子变得柔和些了：“每当我握她的手时，对我来说，就好像是握住了拜伦的手，感觉到的是诗人活生生的温暖。在她奇妙的眼睛后面，我见到的是光芒四射的想象力。我爱她的眼睛，因为那是拜伦的眼

^① 中世纪让奴隶、战俘等作划手的帆桨大槽舰。

睛——”

“但是全世界都知道，她并非拜伦的女儿，尽管她自己老实供认她是私生女。她不是还把西班牙斗牛士蒙蒂兹叫做父亲吗？她无非是个女骗子。她向来就不会跳舞。不久前她在圣马丁港被喝倒彩了。”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为那幻想的瞬间，精神上极度兴奋的瞬间而感谢她。”

“精神上？”

“是的，精神上。”李斯特重复着，“除此之外，我对她没有别的要求。”

“对不起，尊敬的大师。‘火会融化冰’是陈词滥调，但是只有奇迹才能使相反的情况出现。我们在巴黎听到的尽是这类事情。洛拉自己讲的也是这种事实——”

“我知道，他们全都没错。我把她关在旅馆的房间里，为的是克制违反我意愿的热烈的感情，我付给旅馆全部家具的钱，因为我知道，她在愤怒之下，会把一切都捣毁的。”

“那么这一切是您为精神上的爱情所付的代价？”

“您是没法理解的，我亲爱的马塞尔，”李斯特并没有生气，“很久以前，我曾经爱上一位夫人，她老得我都无法再从她身上找到年轻时的模样了，可是歌德当年爱过她，觉得她美。正因为这种既非时间又非病痛所能夺走的美，我爱贝蒂娜·封·阿尼姆。我不是伟大的鉴赏家阿尔弗雷德·缪塞，”他走到窗口，望着天空，继续往下说，“他是一个有预感真情天赋的诗人。‘产生爱情的，不是被爱者身上的力量吗？使人喝醉的，难道不是瓶子里的酒吗？……’”

“不管怎么样，人家认为您喜欢的是带贵族冠冕的瓶子。您的乐曲，是献给那些公爵夫人、伯爵夫人——”

“什么？那是因为我的艺术把我带到她们的圈子里！假如玛丽·达古尔是在制作女帽的女工那里当学徒，我能爱上她吗？”突然，他放声大笑。马塞尔的思想和他一致了。他们似乎看见当巴黎制帽女工的沉着高傲的玛丽·达古尔站在他们面前。“当然，人们的闲话里可能有些真实的东西。”他严肃地说，“当时，我走进她的沙龙还只是个孩子。她可是个 30 岁的妇女，很有思想，周围尽是豪华的东西和大人物的爱慕。我在她的身上见到的是一位女神，再加上我年轻愚昧，所以我要得到她。”

“是——25 岁吗？法国人 25 岁可不算小了。”

“24 岁。但是马塞尔，您别忘了我是匈牙利人。当然，我也算是个神童。就是说从 9 岁就开始巡回演出，到过不少沙龙，额头上有过无数亲吻，甚至于贝多芬也吻过我的额头！您知道吗？至今我还记得他那鼻烟的味道、他的年纪和不整洁的房间里的还没洗的内衣。当时我可是整整一个星期没洗我的额头，而且每天晚上都祈求上帝祝福我，使我能像贝多芬那样伟大。那时我除了音乐和祈祷，没有为其他任何事情花过时间。干吗我告诉您这些，这您可是早知道了！”

他离开窗口，走到桌子旁，坐了下来。灯光向上照射着，火光在他的额头反射着，令马塞尔感到不适。于是他把灯移到边上。李斯特刚想打开来信，可是他忽然想起别的事情。

“您还是去订晚饭吧，马塞尔。我今天一早到现在还什么东西都没吃呢。我感到好像脑海里又出现了我的一个出了名的幻觉。”

马塞尔走出去了，留下李斯特独自坐在桌旁。艺术家把目光盯住那被灯当中的玻璃球分成两半的动荡火焰。两条火舌原来是统一的，共同发出一道光，这道光应当永久存在，然而什么是永久？瞬间可能蕴藏着永久，而十年恰似一瞬间，转眼即成过

去。他们曾经多么勇敢地上路：他，怀着炽热情感的钢琴诗人，和她，金黄色的头发，美丽而且骄傲，要教会人类懂得爱情和自由。其实，他们什么也没教会别人。这个世界把自由叫作放荡不羁，把爱情叫作通奸。而他们自己体会到的，却是：即使是逐步发展到一定高度的自由结合，也防止不了妒忌、吹毛求疵的争吵，最终成为无聊。因此，这种结合也和婚姻一样的乏味。

封印碎了，这使他产生不舒服的感觉，就好像折断了他的指甲似的，他犹豫着。为什么玛丽坚持给他写信呢？几年过去了，虽然他们俩的爱情早就成了过去，她还是一再不停地给他写信，要把她自己铭刻在他的心中。她想让浪漫的爱情神话延续下去吗？当时有多好啊，他们俩陶醉在他们的勇敢行动之中，登上了不准攀登的高山，站立在山峰之巅，一览全景。假如没有人发觉他们，还会那么令人陶醉吗？他们能呈现在世人的目光中，这就把他们抬到了最高处。对他个人来说，要求还不是太高。十多年来他本来就只是怀着大众化的理想；而她则不同，她的沙龙在她看来太小了。她想从镜子里照出整个世界，而他，李斯特满足了她的这个愿望。

后来，他过早地发现，玛丽本人闪光的外表，是其他人的光照在她身上所产生的反射。起先他感到惊奇的是听到他的思想在她那里的反响，似乎是她所有，看到她吸取了他赞扬过其他人的一些妩媚动人的矫揉造作，作为她的所有。甚至于把她的爱情、她的决断，以及她和他的生活结合，首先归功于乔治·桑的小说《雷欧奈·雷欧尼》。“我比乔治·桑的朱丽叶更高贵，”她对他说，“除了我的社会地位之外，我为我的爱情牺牲了我的丈夫和孩子。”

她多么嫉妒乔治·桑啊！可是，她又多么厚颜无耻地谋取正直的、单纯的乔治的好感，而乔治尽管生活纷杂，但对爱情和友

谊仍是那么坦率真诚！他能察觉到，玛丽为了让乔治把对他的爱戴转移到她的身上，如何施展全部骗术，致使这位女作家受到阿谀奉承而全然不知，竟然把她的一部小说献给了“李斯特的女友”。现在玛丽自己也在写作，学乔治·桑的样子，用男人的笔名称自己为达尼埃尔·斯特恩。

实际上，李斯特打开的这封信，也就是提到她正在写的一部小说和一份杰出的男士们的名单，他们挤进她的沙龙，为的是要把心献给那儿的女主人。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候，那时李斯特思想单纯，当别的男人吻她的手时，他便不自觉地似乎遭受到了刺痛，可是现在的他，没有丝毫嫉妒的感觉。这种无动于衷意味着什么？他老了吗？他爱过玛丽，那是刻骨而热烈的爱，可这恰是她的错误所导致的。因为，有损道德、贵族称号和美好的爱情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呢？高尚的品质人人都能爱，真正的爱是基督教的仁爱。这种爱是给予罪人的。他想起乔治·桑很久以前关于这问题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至今，每逢他想象它的真实含义时，他还是赞同地点头：“假如你，一个正直的男人，能对一个贫穷失足的人产生一种无私的激情，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爱。”

当马塞尔回到房里来时，艺术家正在读玛丽·达古尔的第二封信。“光谈她的写作问题，”李斯特说，“她快要写完一部小说了，并且希望不管尖刻的评论者怎么说它，我会喜欢它。为什么说尖刻的评论者？您在巴黎的时候听到了什么有关的话吗？”

“什么也没听到。”马塞尔回答得有点太快了，李斯特投以不信任的目光。

“真的。大师！什么也没听到！看来，您是想从我这儿听到马路上的流言蜚语了？”

“一点没错！如果我会听到的是些不愉快的事，那我宁可作好思想准备，怎么样？”

“真的什么事也没有。缪塞引用了看过手稿的圣伯夫的看法……”

“是啊，她提到了圣伯夫。没错，这里写了！”

“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坏人使女主人公蒙受巨大的冤屈。这个坏人当然就是您，亲爱的大师。但是缪塞现在大多是从苦艾酒的瓶子中获取灵感，因此——”

“谢谢！”李斯特站了起来。

他在屋里来回走了一会儿，目光盯住地毯。“仁爱，”马塞尔听到他说了这两个字，“仁爱！”

晚饭时，李斯特完全没有胃口，很快就离开餐桌。

“请您订好明天清早五点钟的车和马，”他说，“您不用来叫醒我。今天晚上我反正不睡觉。”

李斯特还是脱了衣服。灯光映照出他那瘦削的，然而却是肌肉发达的身影。他立即吹灭了灯。在黑暗中，他走到窗口，把窗帘推到一边。只有几颗星星在空中闪烁，然而却是很大的星星，挂得很低，似乎落到了盖在阳台上的被树叶半遮着的树枝中。他冷得直打颤，虽然刚进10月，可空气中却已是冬天的气息了。他穿上在灯光下可见由可爱的妇女用娴熟的技艺织成的细亚麻布睡衣，扑到了宽大的床上。

躺在陌生的床上是件很令人不快的事，可是他只有在童年时代有自己的家。和达古尔伯爵夫人一起生活的岁月里，他都是在租来的房子里和借来的床上睡觉的。

谁喜欢在这种床上睡觉？在这种织锦缎的挂帘后面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这生活的最重要的场所里究竟开始了什么样的激情，什么样的罪恶？

这些思想注入他兴奋的神经中，逼着他又起床，穿上睡袍，从旅行袋里取出一根雪茄。他在屋里来回走着，最后坐到靠阳

台的一张沙发上。从窗框里望见的灰白的天空，与黑暗的房间形成对照。窗框的上方是黑色树枝交错的网。阵风摇撼着它，吹落了最后一批枯叶，树枝像是利爪在玻璃上刮得嚓嚓响。他又一次感到不舒服，仿佛是在琴键上弄坏了指甲。每逢有什么不痛快的事情折磨着他时，就总有这种痛感。

可是，凡是有雄心的人所能追求的东西，他都得到了——非同寻常的经历、财富和赞美。他的勋章和绶带装满了一整箱。在他的领域中，他用不着害怕竞争对手，因为自从他在著名的琴键战役中战胜了伟大的塔尔贝格之后，他就没有竞争对手了。谁要是敢说“塔尔贝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钢琴家”，就会立即遭到反驳：“是啊，但李斯特是无与伦比的！”

他的确是无与伦比的，是钢琴键上的拿破仑。因此他让人也给他做了一辆和皇帝所用的一样的旅行专车。整个欧洲、凡有拿破仑蓝绿色车子的鲜红车轮留下痕迹的地方，李斯特的车随之而至，甚至到了俄国！在那儿，这位艺术家比皇帝更有成就，他征服了俄国，而且他的胜利经久不衰。

在圣彼得堡举行的首场音乐会多么激动人心！三千俄国人聚集在贵族大厅里听他演奏！当时就他一人，用他的艺术迷住了那么多人，这是多么大的成功！他演奏了四个小时，听众们还一再要求加演。男女听众都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一位俄国诗人喊道：“我们能生活在 1842 年，和他这样的天才同时代，多么幸福！——我听见的究竟是李斯特还是音乐之神的演奏呀？”这不是什么迷信，是他真正从中得到了快乐。

可就是三年前的这一荣誉之年，也是他最不幸的一年。俄国他是征服了，爱情他却失去了。因为他发现了玛丽·达古尔凭她女性的嗅觉老早就意识到的事——他们是悲剧演员，扮演的是空洞乏味的角色。然而，当玛丽以种种装腔作势保留着假象

的时候,他却放任自己,在别的女人那里寻找他在玛丽身上所失去的东西。他在一个月里开了 20 场音乐会,在演奏中耗掉全部精力。他像青年时代那样禁食,几个钟头跪在礼拜堂里冰凉的瓷砖上。然而,内心仍然空虚。他是一个卡萨诺瓦^①,不懂得爱情,也不懂得快乐,装着是一个有爱情修养的人,出入于贵族的闺房之中。

这个纯洁的年轻人变成什么样了?针对这个问题,他的父亲曾经不得不说服整整一队天使。至今他还能听到他的父亲亚当·李斯特沙哑的声音:“你属于艺术,不属于教会,我的儿子!就是属于艺术!艺术!”

差一点儿天使胜利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的保护神弗兰茨·冯·保拉^② 差点儿胜利了,此人以幻影的形式向他显现。每逢他像现在这样闭上眼睛时,他能一次又一次地见到这位圣者行走在浪涛之上,大衣敞开直拖到脚上,一只手捧着一块燃烧着的炭,眼睛里却燃烧着火光。当李斯特此刻朝天空望时,空中闪烁着两个字——仁爱。

“仁爱!”李斯特大声地念道。

① 卡萨诺瓦(Casanova, 1725 ~ 1798),意大利冒险家和作家。

② 弗兰茨·冯·保拉(Franz von Paula, 1436 ~ 1507),教团创建人,王室顾问。

第二章 蓝色的双座马车

又一件新的骇人听闻的事成为爱道是非的巴黎人的谈话资料。不论李斯特到哪里，准有人凑到他的跟前说：“您听到最新消息了吗？乔治·桑和肖邦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是一对咕咕叫的鸽子了。听说他们不久就会破裂。您想想，他们在一起过了六年之久了！”

为什么这件事对他有所震动，他自己也说不清。也许原因在于，是他把这两个人拉到一起的。他和肖邦之间有多么深的友谊呀！他们俩是分不开的，这体现在他们的成就中，他们相互演奏对方的作品。人们用“天鹅绒上的珍珠”形容肖邦的创作，用“热天鹅绒上的珍珠”形容李斯特的演奏。

那时他们有多年轻，他们有多美好的爱情，他们多么爱慕美！后来，玛丽·达古尔走进了他的生活中，他却把乔治·桑和肖邦拉到了一块儿。他做梦也没料到，乔治在失望中，怀着破碎的心，竟然会如此热烈地爱上患结核病的年轻人。而他，李斯特，则不得不中断与肖邦和乔治·桑之间的关系。因为玛丽绝不甘心失去自己的恋人，尤其是不能让她如此妒嫉着的女人把他抢走。啊，这是多久以前的事了！